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FDI)及其载体跨国公司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但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表现出其内在固有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区域性,另一则是国别性。

表 1-1 和表 1-2 表明了 1980 年至 1996 年间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流量和存量的区域分布状况。无论用流量还是存量指标衡量,发达国家吸收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际直接投资,比例高达 60%~80%;而发展中国家只吸收了其余的 20%~40%。从区域看,西欧和北美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区域,这两个区域大约吸收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的 60%。在发展中国家中,拉丁美洲和东亚、南亚、东南亚是两个主要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区域,它们分别吸收了 10%至 20%的国际直接投资。非洲、西亚、中亚、太平洋岛国以及中欧和东欧等广大地区只吸收了还不到 5%

的国际直接投资。

表 1-1 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流量地理分布 绝对数单位:10 亿美元

	1980 - 1985		1986 - 1990		1991 - 1995		1996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发达国家								
西欧	95.6	32.0	303.9	40.6	444.2	40.2	105.4	30.2
北美	110.7	37.0	278.7	37.2	227.2	20.5	91.3	26.1
其它发达国家	16.8	5.6	36.3	4.8	50.2	4.5	11.5	3.3
小 计	223.1	74.6	618.0	82.6	721.6	65.2	208.2	59.6
发展中国家								
非洲	8.5	2.8	12.9	1.7	19.8	1.8	4.9	1.4
拉丁美洲	36.2	12.1	46.0	6.1	102.0	9.2	38.6	11.1
西亚	2.3	0.8	2.7	0.4	11.2	1.0	1.9	0.5
东亚、南亚、东南亚	27.9	9.3	67.9	9.1	217.1	19.6	81.2	23.3
其中:中国	4.3	1.4	14.3	1.9	112.7	10.2	42.3	12.1
中亚	-	-	-	-	1.6	0.1	1.1	0.3
太平洋岛国	0.8	0.3	0.7	0.1	1.5	0.1	0.4	0.1
中欧和东欧	0.3	0.1	0.3	0.04	31.2	2.8	12.9	3.7
小 计	76.0	25.4	130.5	17.4	384.4	34.8	141.0	40.4
合 计	299.1	100	748.5	100	1106.0	100	349.2	100

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各期。

从时间序列看,这种过度集中的区域性在近 20 年时间内略有减弱。从流量看,发达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比例从 1980 年至 1985 年的 75%,1986 年至 1990 年的 83%,下降到 1996 年的不足 60%。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拉丁美洲基本持平,东亚、南亚和东南亚迅速崛起,以及中欧和东欧近年来有一定的发展。例如,拉丁美洲基本上徘徊在 10%左右,而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则从 80 年代前期的不足 10%,跃增到 1991 年至 1995 年的 19.6%,再增到 1996 年的 23.3%,增长主要发生在 90 年代以后。中欧和东欧国家在

表 1-2 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地理分布 绝对数单位:10 亿美元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发达国家										
西欧	200.3	41.8	245.0	32.9	758.0	43.9	1192.2	41.6	1032.5	31.9
北美	137.2	28.6	249.3	33.5	508.0	29.4	682.6	23.8	773.9	23.9
其它发达国家	35.4	7.4	43.4	5.8	104.6	6.1	167.3	5.8	462.9	14.3
小 计	372.9	77.8	537.7	72.2	1370.6	79.4	2042.1	71.2	2269.3	70.3
发展中国家										
非洲	11.5	2.4	21.3	2.9	35.6	2.1	54.7	1.9	59.5	1.8
拉丁美洲	47.8	10.0	76.8	10.3	126.1	7.3	278.1	9.7	316.1	9.8
西亚	13.2	2.8	43.1	5.8	48.2	2.8	56.0	2.0	57.9	1.8
东亚、南亚、东南亚	32.3	6.7	64.4	8.6	140.1	8.1	394.2	13.8	475.1	14.7
其中:中国	0.06	0.01	3.4	0.5	14.1	0.8	126.8	4.4	169.1	5.2
中亚	-	-	-	-	-	-	1.6	0.06	2.7	0.08
太平洋岛国	1.2	0.3	1.2	0.2	2.1	0.1	3.6	0.13	4.0	0.12
中欧和东欧	0.3	0.06	0.7	0.1	3.5	0.2	35.5	1.2	48.6	1.5
小 计	106.3	22.2	207.5	27.8	355.6	20.6	823.7	28.7	963.9	29.7
合 计	479.2	100	745.2	100	1726.2	100	2865.8	100	3233.2	100

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各期。

90年代以前的 0.1% 发展到 1996 年的 3.7%。存量指标也基本证实了上述趋势,即流向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略有减少,而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中欧和东欧国家有所发展,其它地区基本持平。

下面我们考察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别性趋势。表 1-3 和表 1-4 列出了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前 10 位国家。无论用流量还是用存量衡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加拿大、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发达国家总是名列前茅。其中尤以美国 and 英国为最。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而且其相对比例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在 1980 年至 1985 年间,美国吸收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的 37.6%,现虽有下降,但其比重也达 24.2%(1996 年数)。美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存量一直占全球的 20% 左右。英美两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约占全球这两个指标的 1/3 左右。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都曾经或现在跻身于 10 强之列。如巴西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存量一直居全球的第七至第九名,新加坡和墨西哥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也居全球的第七至第九名。中国毫无疑问是一颗新星。从流量看,中国于 1986 年至 1990 年期间跻身世界 10 强之列,1991 年至 1995 年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引外资国,1996 年仍名列第二。1997 年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 453 亿美元,名次没有变动。从存量看,中国于 1995 年首次进入 10 强,名列第五。1996 年又进一步,位于美国、英国和德国之后,位居第四。1997 年存量为 2173 亿美元,列全球第三位。总而言之,前 10 位的国家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主,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墨西哥、新加坡、巴西等忝居末位,但近 10 年来,中国成为一颗迅速崛起的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新星。

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地理分布如此不均衡?哪些因素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在这些因素中,制度因素的作用如何?

表 1-3 前 10 位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流量最多的国家 绝对数单位:百万美元

	1980—1985			1986—1990			1991—1995			1996		
	排 序	绝对数	相对数 (%)	排 序	绝对数	相对数 (%)	排 序	绝对数	相对数 (%)	排 序	绝对数	相对数 (%)
美国	1	112452	37.6	1	259390	34.7	1	195969	17.7	1	84629	24.2
英国	2	30978	10.4	2	101235	13.5	4	80220	7.3	3	30053	8.6
法国	3	14058	4.7	3	39929	5.3	3	98110	8.9	4	20809	6.0
澳大利亚	4	11808	3.9	5	28759	3.8						
西班牙	5	10344	3.5	4	37312	5.0	6	49390	4.5	10	6396	1.8
荷兰	6	9888	3.3	6	28041	3.7	7	41126	3.7			
墨西哥	7	7986	2.7				8	31479	2.8	8	7535	2.2
新加坡	8	7980	2.7	9	17213	2.3	9	24169	2.2	7	9440	2.7
比利时和卢森堡	9	7134	2.4	7	23960	3.2	5	50212	4.5	5	13920	4.0
马来西亚	10	6348	2.1				10	22661	2.0			
巴西				8	19426	2.6				6	9500	2.7
加拿大				10	14265	1.9	2	112673	10.2	9	6681	1.9
中国										2	42300	12.1
累 计		218976	73.3		569530	76.0		706009	63.8		231263	66.2
世 界		298986	100		748509	100		1106053	100		349227	100

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各期。

表 1-4 前 10 位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 绝对数单位:百万美元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排 序	绝对数 (%)	相对数 (%)	排 序	绝对数 (%)	相对数 (%)	排 序	绝对数 (%)	相对数 (%)	排 序	绝对数 (%)	相对数 (%)	排 序	绝对数 (%)	相对数 (%)
美国	1	83046	17.3	1	184615	24.8	1	394911	22.9	1	560088	19.5	1	644717	19.9
英国	2	63014	13.2	3	64028	9.1	2	218213	12.6	2	314650	11.0	2	344703	10.7
加拿大	3	54163	11.3	2	64657	8.7	3	113054	6.6	6	122469	4.3	6	129150	4.0
德国	4	36630	7.6	5	36926	5.0	4	111231	6.4	3	167137	5.8	3	170989	5.3
法国	5	22617	4.7	6	33392	4.5	5	86514	5.0	4	147623	5.2	5	168432	5.2
荷兰	6	19167	4.0	8	25071	3.4	7	73337	4.2	7	112336	3.9			
巴西	7	17480	3.6	7	25665	3.4				9	98839	3.4	8	108339	3.4
南非	8	15287	3.3												
澳大利亚	9	13173	2.7	9	25049	3.4	6	76359	4.4	8	107419	3.7	7	123853	3.8
沙特阿拉伯	10	10306	2.2	4	38217	5.1	10	41241	2.4						
印度尼西亚				10	24971	3.4									
西班牙							8	65234	3.8	10	98580	3.4	9	104976	3.2
意大利							9	57985	3.4	5	126808	4.4	4	169108	5.2
中国													10	100767	3.1
比利时和卢森堡															
累 计		335423	70.0		527581	70.8		1238079	71.7		1855949	64.6		2065034	63.8
世 界		479175	100		745171	100		1726199	100		2865839	100		3233228	100

资料来源: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各期。

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以及中国怎样才能保持现有的位置并更上一层楼？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已经无人置疑。正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会议跨国公司和管理中心主任哈姆丹·本耐沙所说：“这些跨国公司决定着国际经济关系，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它们还对贸易、技术和资金流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①邓宁(J. Dunning)这样概括跨国公司的作用：“在许多母国和东道国，跨国公司是重要的载体，它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和其它目标的完成，有时甚至影响这些目标的性质。对许多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是资源、生产能力和市场的供给者，工作和财富的创造者，外汇的提供者，企业家精神和工人积极性的激励者，以及需求期望的提升者。”^②既然跨国公司是如此重要，那么它们的流向对东道国来说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正如邓宁(J. Dunning)所说，任何一个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必须回答 Why、How 和 Where 三个问题，即为什么要去国外投资，怎样投资以及到哪里投资。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完整的和系统的区位理论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分布规律。理论界大体沿着三条思路探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问题。第一条思路是从区

^①赵曙明主编，鲁明泓副主编《企业跨国经营——兼论中国企业国际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② Dunning, J. (1993).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Addison - Wesley Publishing Ltd. pp. 28.

位理论或区位经济学入手，其基础是生产成本（后来考虑了市场和行为因素）的极小化。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杜能（J. H. von Thünen）、韦伯（A. Weber）、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勒施（A. Lorsh）和艾萨德（W. Isard）等。他们分析工业区位布局的首要因素是运输成本，目标函数是运输成本极小化。接着他们的视野扩大到不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分工协作给企业带来的集聚效应。接近市场和决策者行为对工业选址的影响也逐渐地被纳入区位理论中。

区位理论的主要成就包括：一是它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即无论是成本学派还是市场学派，它们都运用了约束条件下目标函数极大化的推理方式，这为工业区位活动分布研究的数学化和科学化奠定了基础；二是区位理论考察和分析了许多因素，诸如运输成本、通讯成本、劳动力成本和技能、消费者偏好、行政手续，甚至包括一些跨国间的贸易障碍、政治制度、民族语言等因素。这些因素几乎全部为后来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所接受。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区位理论不能完全照搬过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其原因在于：一是工业区位理论主要研究一国投资者在本国范围内工业活动的分布规律，而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则考察一国投资者在本国之外的全球其它国家或地区选址的活动规律。一般说来，国家间的各种差异远远大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原先没有考虑到的或忽略的国别间的因素必须加进来，这些因素包括东道国对外资的态度、外汇管制和汇率变化、经济优惠措施、社会文化差异等等。此外，当跨国公司的动机被加进模型时，事情就更复杂了。自然资源开发型、市场开发型、追求效益型、追求战略资产型以及辅助服务型的跨国公司各有自己的跨国动机和选址原则。把越来越多的、甚至不可量化的因素纳入一个众多约束条件下求解目标函数极大（小）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等于宣布了区位理论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领域的终结。二是区位理论

忽略了国际直接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的一个根本区别，即国际直接投资者比东道国的企业有特别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他们到国外投资而不是仅仅在本国投资。

沿着跨国公司拥有特别优势的思路，从 60 年代开始，海默 (S. Hymer)、凯夫斯 (R. Caves)、弗农 (R. Vernon)、巴克利 (P. Buckley)、卡森 (M. Casson) 和邓宁 (J. Dunning) 等人建立和发展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海默为开端的工业组织理论学派认为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和竞争优势。海默等人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为什么要和怎样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没有直接回答跨国公司到哪里去投资的问题，我们只能从他们的基本结论中推导出有关区位的结论。涉及到区位的有关因素有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垄断优势、国际贸易、当地合作伙伴、融资、产品差异化、企业规模、研究和开发、关税壁垒、汇率变化等。

弗农创立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学派是第一个间接回答国际直接投资去向的理论，他的方法是以产品生命周期作为横坐标，将垄断优势（主要是技术优势）与区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动态考察。然而，由于当今发达国家之间技术优势差距的缩小以及跨国公司网络的发展，使得原先主要解释标准工业品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区位预测能力日益减弱。

巴克利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认为外部市场的不完全促使企业将中间产品在企业内部进行生产和交易，当这种行为跨越了国界，就表现为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那些造成市场不完全所在的国家正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之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在的国家即是一例。节约空间运输成本会导致水平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转移价格和不同企业间生产之间的联系会引致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事实上，内部化理论主要用新的概念将原先发现的一些因素进行了重新梳理。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正如其名所示是一种综合理论。它将海默

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区位理论结合起来。它的区位优势概念基本上沿用了前面所述的区位理论中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主要包括资源和原材料的可获得性、劳动力的成本、市场及其相关因素、政府政策措施等。

以上每个理论都涉及到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它们或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如邓宁的理论),或以推论的形式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海默的理论)。这些理论对区位分布的某些预测和解释有些相互一致、相互补充,但也有些相互矛盾。例如,海默认为贸易是投资的先导,而威尔斯认为贸易与投资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此外,在西方的学术范式中,理论与假说同一涵义(即 hypothesis),需要实证性研究的证明。不仅理论本身需要论证,理论的推论也需要论证。邓宁在他的总结性著作《多国企业和全球经济》(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中专列一章介绍对理论进行验证的实证性研究成果。有些实证性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说一致,有些与理论假说相反,还有些实证性研究与另一些实证性研究相矛盾。

80年代以来,以赫尔普曼(E. Helpman)、克鲁格曼(P. Krugman)和马库生(J. Markusen)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试图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理论。他们主要用一般均衡模型方法推导出跨国公司的存在。他们假定一个企业水平的固定成本、一个工厂水平的固定成本、运输成本和恒定的边际成本。企业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在两个国家拥有工厂的跨国公司,被称为 m 型;二是在 h 国拥有一个工厂,它可以通过出口方式将产品输送到 f 国,被称为 h 型;三是在 f 国拥有一个工厂的企业,它可以通过出口方式将产品输送到 h 国,被称为 f 型。一般均衡模型推导的结果是只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中的一个,跨国公司就必然会存在。这三个条件是:企业水平的活动或无形资产较重要;工厂水平的规模经济不重要;关税和运输成本很高,但直接投资的壁垒较低。因此,国

国际直接投资一般会发生在技术、偏好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间。国际直接投资一般会从具有垄断优势企业的国家流向高关税壁垒、运输成本较高的国家。

这些国际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第一次用数量模型内生地推导出跨国公司的存在。但是，他们的缺点也很明显。一是没有考察资本的流动，也没有分析技术、管理等其它要素的流动。二是考察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因素，实际上只有两个，即运输成本和关税壁垒，因而对区位理论推进不多。

尽管三大流派都试图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流向问题，但都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使是邓宁的折衷理论，也没有提供一个一般性的区位理论。除区位理论外的所有理论都是以企业的垄断优势为出发点，附带地推导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以区位为出发点，解释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一般理论呢？理想中的这种理论在形式上应该能和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学说或资源禀赋理论那样完美，即用一个或少数不能流动的、与区位相联系的因素解释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和方向。到目前为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而且发展趋势也正好相反。

经济实践决定了经济理论。国际直接投资是企业的行为，它更多地与企业的特征而不是与企业所在或将到的国家或地区相关。这就决定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以企业为出发点和研究重点，而地域和国家的概念仅是这些理论中的副产品。特别当第三世界国家跨国公司兴起和发展起来后更是如此。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重点也开始从国家或区域因素转移到企业或行业因素。克鲁格曼等的新贸易理论强调规模经济的作用和产品差异化的重要性就是一个例子。因此，试图建立类似李嘉图或赫克歇尔—俄林模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是不现实的。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国际经济

学家在一般均衡模式中加进越来越多的与区位有关的因素，并由此而衍生出一个区位理论。由于这一学派的研究重点不是区位因素，而且随着区位因素的增加，模型将会变得非常复杂。因此，在短期内该学派可能不会在区位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则是在邓宁区位优势的基础上（事实上这个优势也是目前几乎所有相关理论中区位因素的综合），发现和验证更多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因素，并将它们整理分类，最后上升到理论高度。在近期内这是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研究方向。因此，本文将从这方面着手，试图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本文主要运用西方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假说分析方法（Hypothesis-driven Method）来考察各种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该方法的主要步骤有：从现有的理论或现象出发，提出一个或多个假说，然后用尽可能多的工具或数据去证明这些假说为真或为伪。如果为真，则接受假说；如果为伪，则拒绝假说。

本文主要使用数量分析工具检验假说。首先将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可能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分布的多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必须从解释变量中挑选某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的作用是减少由于样本间结构差异而造成的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控制变量之外的等待检验的变量可称为检验变量。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来检验各种可能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有影响的因素。

在下面的分析中，本文采用国际直接投资流量或存量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的控制变量为经济规模（用 GDP 表示）和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NP 表示）。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指标有流量和存量之分，有同期值和滞后值之分，控制变量又有 GDP 和 GNP 之分，GDP 的折算方法又可分为以购买力平价理论为基础计算出来和以汇率方法计算出来两种，在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对国际直接投资分布有影响时，本文使用同一变量的不同数据反复进行验证。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常常同时使用同一变量来源不同的数据相互补充、相互验证。如果在所有或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检验,本文才能谨慎地接受假设。如果出现较大分歧,就必须进一步修改假设,重新进行检验。本文把通过检验的条件规定为 t 检验值在 1% 水平上显著,谨慎地接受 t 检验值在 5% 或 10% 水平上显著,尤其是后者。样本为全世界 114 个国家或地区,它们在 1994 年、1995 年和 1996 年 3 年中至少有一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等于或大于 5 百万美元,解释变量则使用了 1994 年和 1995 年两年的数据。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创新

本文是一篇实证性的研究论文,研究内容是发现和检验那些对国际直接投资分布有影响的因素。重点研究的因素有两类:一是有争议的因素,或迄今为止没有被研究过的因素;二是制度性因素。

本文检验的变量有市场及其相关因素,包括经济规模(GDP)、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NP)、经济增长速度。前两者被选为主要的控制变量用于以后的分析和检验。选用了来源不同的两套通货膨胀数据来检验它们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进口、出口和进出口指标被分别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方程,其目的是检验经济开放程度对吸引外资的贡献,以及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很少有人研究国内投资、国内储蓄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将检验这两个因素在吸引外资中的作用。

国际收支及债务也是涉足不多的领域。近年来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使得这个问题的研究显得日益重要。我们在本文中检验了贸易顺差、国际储备、偿债率和债务率等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由于偿债率和债务率的影

响比较复杂，我们还将样本分组进行了更细的分析。

一国的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也是外商进入时的考虑因素之一。因此，我们考察了人均能源消费量、成人识字率和第三产业比重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地理距离往往会影 响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由于我们无法从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中分辨它们的来源国，因此只能大体上用区位虚拟变量代替。

如前所述，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制度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献不多。国际贸易制度、国际投资体系、国家间的投资保护体系会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产生影响。我们主要考察的因素有贸易壁垒、外资进入的壁垒以及已经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数目。

东道国为外资企业营造的外部软环境也十分重要。我们检验的企业运行环境的变量有：东道国的市场发育程度、对私人财产（包括外国人拥有财产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金融管制程度、政府清廉程度等。此外，经济法律制度因素也会对外资的流入产生影响。我们考虑的变量有经济自由度和法律完善程度。

最后，本文还考察了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即地区整合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地区整合本身以及整合的紧密程度都被纳入模型中，其目的是检验它们在吸引外资中的作用。

对该领域的研究源于我 1994 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这篇文章吸收了已取得的投资环境分析成果，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因子分析方法计算了中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 45 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及其结构。1996 年 8 月至 1998 年 8 月，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员。其间，在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立者、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 Vernon）指导下，又将中国各地区间投资环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研究成果发表于 1997 年第 12 期《经济研究》上。该文是上

篇文章的追踪研究成果，并使用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最新数据。该文比上篇文章进了一步，即它在选择构成投资环境指标前先检验了这些变量，避免了多重共线性等问题。这两篇文章分析了大约从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区间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活动及其规律（见附录 I 和附录 II）。正如凯夫斯（Caves, 1996, pp. 54.）所指出，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间国际直接投资分布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而且现有的不多的几项工作都以美国为研究对象。那两篇文章是较早分析中国投资环境的论文。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采用假说分析方法，因而用西方的学术标准衡量，它们更接近于描述性研究。

于是我将视野扩大到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规律，并且试图用西方普遍使用的假说分析方法来解释区位因素的影响。

与世界上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有：

1. 分析和验证了许多迄今为止没有实证研究过的因素。这些因素大体可分为下列三类：

(1) 国内投资和国内储蓄。已有的研究只考察外资在国内总资本形成中的比率，尚未有人探索国内储蓄率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首次试图发现上述两个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并确定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

(2) 国际收支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无论是债权国还是债务国都有很多吸引外资的例子，外国投资者甚至大量涌进有高债务风险的国家（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本文首次利用偿债率、债务率和国际储备等指标，试图发现负债状况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

(3) 制度因素。本文用数量方法验证了对外资的态度、双边投资保护条约、市场发育水平、产权明晰程度、金融管制程度、企业

运行障碍、经济自由度和法律完善程度等变量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

2. 纠正或推进了已研究过的许多因素。现有的研究认为贸易逆差和通货膨胀阻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本文的分析则表明上述结论从长期来看才站得住脚,短期情况却不存在相关关系。已有的大多数研究认为贸易壁垒鼓励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但本文的分析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并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除了魏(Wei,1997)的文章外,本文是较早验证政府清廉程度对国际直接投资有影响的文章之一,且选取的样本数大约是魏文的两倍。目前只有一篇文章探讨过安第斯集团与哥伦比亚外资流入的关系,本文则分析了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安第斯集团、西非经济共同体等世界上主要区域一体化组织,并得出了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推进了该领域的发展。

3. 在方法论上有许多独特之处。一是建立了一个有 30 多个变量,含有世界上 11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模型;二是采用了西方普遍使用的假说分析方法;三是在分析中区分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

除了导言外,全文组织如下。第二章文献回顾,主要评述目前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有关的理论和流派。其中,第一节讨论区位理论;第二节介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这是该章的重点所在;第三节评价国际贸易理论;最后一节进行总结性评论,并指出本文研究的方向。第三章假设与方法,建立理论框架,提出假设,并介绍方法论和样本。其中,第一节建立理论框架;第二节提出假设,介绍检验变量和方法论;第三节介绍了样本、数据来源及特征;第四章分析结果,提供了对假设检验的结果。其中,第一、二、三节分别介绍了对经济因素、基础因素与区位因素、制度因素的检验结果;第四节总结全章。第五章政策建议与总结,比较了中国及其主要吸引外资竞争国家的投资环境,提出了政策建议,最后总结全文。

第二章 文献回顾

尽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但仍然有大量的文献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这类文献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区位理论；二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三是国际贸易理论。回顾和评价已有的文献，有助于了解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学科发展的前沿，了解各学派的基本理论以及区位选择含义，使本文的研究工作有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章组织如下：第一、二和三节分别分析区位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以及它们对区位选择的含义；第四节进行总结性评价，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方向。

第一节 区位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一大理论渊源是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亦称区位经济学（Economics of Location）。所谓区位理论是指研究经济活动，尤其是工业活动在空间分布规律的科学。到目前为止区位理论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这些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与